

諮商初期諮商師與來談者之互動組型 與來談者晤談感受之分析研究

翁令珍

美和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廖鳳池

高雄師範大學輔導研究所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個別諮商初期諮商師與來談者經常出現的互動組型、以及互動組型與來談者晤談感受之間的關聯。研究者採用「社會行為結構分析」(SASB) 模式，並參考先前研究的應用，修訂分析步驟而編寫成「諮商師與來談者之人際行為分類系統」，以針對自願參與的諮商師與來談者之前三次諮商歷程進行微觀分析，再進而發現雙方的互動組型，並且對照來談者每次諮商後所填寫之「晤談感受評量問卷」得分，以探討其間之關聯。結果發現：(1) 諮商歷程中的互動類型以「互補」最為常見，而「對立」類型最能標示出不同互動組型間的特徵。(2) 本研究共發現三種互動組型：以「互補」為主、有時「互補」有時「對立」、經常連續「對立」。(3) 不同互動組型的配對，其來談者知覺到不同之晤談感受，特別是以「互補」為主者以及經常連續「對立」者之來談者晤談感受具有明顯特徵。(4) 特定的人際行為類別與來談者知覺的「晤談深度」、「晤談積極性」與「晤談刺激性」有關聯。最後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對使用本分類系統、以及對實務工作與未來研究之建議。

關鍵字：人際行為、互動類型、互動組型、社會行為結構分析、晤談感受、
諮商歷程

壹、緒 論

一、研究動機

諮商歷程在本質上是諮商師與來談者的人際互動，來談者在個別諮商歷程中的關係，乃是與諮商師交互影響而組成的兩人團體（Kiesler, 1996），尤其當代人際研究將人際行為視為是循環的因果關係，而非線性的，因此並不會將來談者或諮商師的行為單獨抽離來研究。不過由於互動取向的歷程分析相當繁複，也較為昂貴，因而此類研究較少，卻被認為是真正能夠超越現有諮商學派，從人際歷程分析中逐步歸納進而發展人際影響歷程知識的重要取向（廖鳳池，民 82），而重視情境脈絡、以及強調行為組型與序列的分析也正是當代諮商歷程研究的主要趨勢之一（Greenberg & Pinsof, 1986）。因此，研究者選擇以個別諮商歷程中的人際互動做為分析探究的主題，期望能發現歷程中更豐富的現象。

目前關於諮商歷程中人際互動的微觀分析，通常是擷取一次諮商的部分歷程加以密集分析，再與最終結果作連結，所採常為鉅觀結果的觀點（如：Harrist, Quintana, Strupp, & Henry, 1994; Henry, Schacht, & Strupp, 1986, 1990; Svartberg, & Stiles, 1992）。然而，這使得微觀分析的歷程與鉅觀角度的結果之間的連結不夠直接，因此採取較小單位之結果變項會是具有意義的研究方向。而諮商結果的各層次研究單位當中，單次晤談（session）是便於評價治療衝擊感受的一個中間層次單位，提供了聯繫鉅觀與微觀分析單位的可能性（Elliott & Wexler, 1994; Stiles, 1980），其中晤談感受（session impact）是諮商歷程研究中相當被重視的立即效果變項。以單次晤談為單位來測量諮商的影響時，從來談者觀點來評量，對於諮商與心理治療之實務工作者特別具有參考價值（Elliott & Wexler, 1994）。

當代有關互動的研究領域當中，採用符合圓形複合結構（circumplex）的工具是重要特徵之一（Kiesler, 1996），使得不同的特質或行為之間的關聯，可從它們在模式上的空間關係而加以了解。其中，Benjamin（1974）提出之「社會行為結構分析」（Structural Analysis of Social Behavior; SASB），以自主（autonomy）與情感（affiliation）為兩軸，並加上焦點（focus）作為第三個向度，形成具有焦點在「他人」（other）、在「自己」（self）、與「內射自我」（introject）之三個圓形複合結構的模式，被認為是目前最為詳盡、概念最為完備的一套系統（李錦虹，

民 86 ; Henry, 1997; Henry, Schacht, & Strupp, 1986; Strack, 1996), 且其模式構念也得到許多研究的支持(如: 廖宏啓, 民 88 ; Benjamin, 1974, 1994, 1996a, 1996c; Pincus, News, Dickinson, & Ruiz, 1998 ; Lorr, & Strack, 1999), 特別是在以正常人為樣本的研究當中。而根據 SASB 模式亦已發展出問卷 (INTREX Questionnaire)、編碼系統 (coding system)、以及電腦軟體等應用工具 (Benjamin, 1996b), 且至少已譯成十二種語言 (Benjamin, 1996d), 運用於不同文化中的人際行為研究, 其中包括諮商與心理治療的領域 (Kiesler, 1996)。此外, SASB 模式中, 焦點在「他人」與在「自己」的兩個層面屬於人際的 (interpersonal), 用以分析諮商與心理治療的「歷程」時, 可不受到理論學派的限制來應用 (Benjamin, 2000; Shea, Benjamin, & Clarkin, 1999), 是目前人際的圓形複合結構中最適合從事諮商歷程中人際互動研究的模式 (翁令珍, 民 90), 符合本研究所需。

綜而言之, 個別諮商是諮商師與來談者持續交流互動的歷程, 雙方互動在交互影響下所呈現的動態特徵、以及不同的互動特徵與諮商立即效果之間的關聯是本研究所關心的主題。但基於研究者對諮商歷程複雜程度之認知, 本研究並不欲探索完整諮商各階段的歷程, 且由於先前研究 (Henry, Schacht, & Strupp, 1986, 1990; Hilliard, Henry, & Strupp, 2000; O'Malley, Suh, & Strupp, 1983) 指出諮商同盟的品質於第三次時可建立, 且對最終的結果具有預測性, 因而研究者以初期的三次諮商來從事個別諮商歷程中人際互動的深入探究。

二、研究問題

基於上述之研究目的, 本研究所探討的問題如下:

(一)在諮商初期, 各組諮商師的介入與來談者的回應之間, 所呈現之互動組型的特徵及變化情形為何?

(二)在諮商初期, 諮商師與來談者之互動組型的特徵及變化與來談者晤談感受之間是否有關聯?

三、名詞釋義

(一)諮商師

本研究的諮商師係指具有輔導或諮商碩士學位以上、且目前仍在大專諮商中心或社區諮商機構中持續接案者。

(二)來談者

本研究的來談者係指經由研究者招募、其困擾與人際有關但並非危機個案、且願意參與本研究的大專學生。

(三)諮商初期

本研究之諮商歷程係指諮商師與來談者配對所進行之個別晤談過程，每組都取前三次為諮商初期，其內容以全程錄音後謄錄成文字稿的方式呈現。

(四)人際行為

本研究之人際行為，係指諮商師與來談者各自的每個單一反應之性質，為分析者以「諮商師與來談者之人際行為分類系統」(翁令珍，民 90) 針對個別諮商歷程中之每個互動行為進行分析的結果，其分析架構採用 Benjamin (1974)「社會行為結構分析」(SASB) 模式的第一與第二層面，依互動時注意的焦點，分成「焦點在他人」與「焦點在自己」兩個部分，各有八個類別。(各類別名稱、定義與空間分布，詳見『研究工具』)

(五)互動類型

本研究之互動類型，係指諮商師與來談者每一次成對的互動方式，包含諮商師與來談者各一個相接續人際行為類別之間的關係特徵，共有五種互動類型：「互補」、「對立」、「相似」、「相對」與「獨立」。(各類型之定義詳見『研究工具』)

(六)互動組型

本研究之互動組型，係指諮商師與來談者在互動時重複出現的人際互動模式，為一系列互動類型的獨特組合。乃由研究者標示出互動組型之重要段落後，再依其獨特特徵加以分析闡釋。

(七)晤談感受

晤談感受 (session impacts) 指單次諮商的立即效果，包括諮商參與者對當次諮商的評價，以及諮商後的情緒狀態 (Stiles & Snow, 1984)。本研究之晤談感受係指來談者在每次諮商後填寫「晤談感受評量問卷」(廖鳳池，民 83) 所得到的分數，晤談感受包含四個指標：晤談深度、晤談流暢性、晤談積極性、與晤談刺激性。(各指標的意涵詳見『研究工具』)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參與者

(一)諮商師

本研究之諮商師為研究者發出邀請函所邀得，皆受過諮商之專業訓練，其中三名為輔導博士班（諮商師 A、B、C）、一名諮商碩士（諮商師 D）、一名輔導碩士（諮商師 E），且皆在大專（諮商師 A、B、C、E）或者社區諮商或輔導機構（諮商師 A、B、D）從事諮商工作。其基本資料如表一。

表一

諮商師之基本資料

諮商師	性別	諮商訓練背景	諮商實務背景	配對之來談者
A	男	輔導博士班	大專輔導教師 社區輔導機構義務輔導員	c, e
B	女	輔導博士班	大專輔導教師 社區諮商中心諮商師	b
C	男	輔導博士班	大專輔導教師	d
D	女	諮商碩士	社區輔導機構志工督導 社區諮商中心諮商師	a, g
E	女	輔導碩士	大專輔導教師	f

(二)來談者

本研究之來談者為研究者在高雄、台南地區的大專院校張貼與發放傳單所招募而來，共包括男生兩人、女生五人，皆主動表示目前有人際方面之困擾，且經研究者判斷皆不屬危機個案。此外，七人過去皆無接受諮商之經驗。其基本資料如表二。

表二
來談者之基本資料

來談者	性別	年齡	自陳的主要困擾	配對之諮商師
a	女	20	在團體中無法感到自在	D
b	男	20	在學會有團體領導困境	B
c	女	20	與朋友無法建立更親密的關係	A
d	女	22	無法釐清對朋友的定位	C
e	女	28	與男友感情的發展與抉擇	A
f	女	22	在班上受排擠且難有親密好友	E
g	男	23	自覺個性過於沉默寡言、不善表達	D

(三)研究者與分析者

研究者在本研究之初邀請諮商師、招募並面談來談者、以及決定配對與居中協調時間地點，研究過程中並擔任資料的校對與分析者之一。而協同分析者為輔導碩士，其學位論文亦從事諮商歷程之研究，且目前仍持續接案當中。協同分析者在正式分析前，研究者先請其閱讀研究者所整理之 SASB 簡介，並邀請其就閱讀後有疑惑之處與研究者進行討論，再將「諮商師與來談者之人際行為分類系統」、以及前導研究的錄音帶逐字稿交予協同分析者，並邀請其對於分析有疑惑處與研究者討論。協同分析者在首度嘗試歸類後，雙方並針對歸類不一致處逐項討論各自歸類時的考量依據。在進入正式研究前，協同分析者在一份獨立分析歸類之前導性研究用之逐字稿與研究者的歸類一致性係數（計算方式為雙方相同歸類之單元個數除以雙方全部之歸類單元個數）達到.84 之後，雙方始分別進行正式研究之錄音帶逐字稿分析。

二、研究工具

(一)諮商師與來談者之人際行為分類系統

研究者先參考 Benjamin (1974, 1986, 1994, 1996b, 1996c) 之 SASB 模式與編碼原則、並納入廖鳳池 (民 88) 將 SASB 運用於諮商研究時對五種互動類型所

下之操作性定義，而完成各種人際行為與互動類型的定義、以及歸類時的基本步驟。而在前導研究時，各部分之內容則透過與第二研究者及協同分析者的討論，而做過細部之擴充與修訂，但都維持 SASB 叢集模式的分類架構。最後，研究者則依據本研究之需要，將實際進行歸類時的判斷標準整理編寫成爲「諮商師與來談者之人際行為分類系統」，作爲分析個別諮商歷程中之人際行為與互動類型之工具。本分類系統依以下五部分，分別說明其內容與曾做過的修訂：

1.各類人際行為的空間分布

人際行為的歸類，採用 SASB 模式的第一與第二層面，各有八個類別，其空間分布見圖一。其中，各類別所涵蓋的範圍分別以虛線加以區隔（八分圓的區隔方式參見 Gurtman, 2001, p.99），而在平面上越接近的類別具有越相似的特徵。歸類時先判斷人際行為的所屬層面，再依照該行為所顯示的「敵對」或「友善」（『情感』向度）、「糾葛」或「分化」（『自主』向度）之相對強度，來決定該行為落在平面上的位置，而確定其所屬類別。例如：焦點在他人時，具明顯控制意味（糾葛）、但敵對或友善向度較爲不明顯的行為，即屬於「監督控制」（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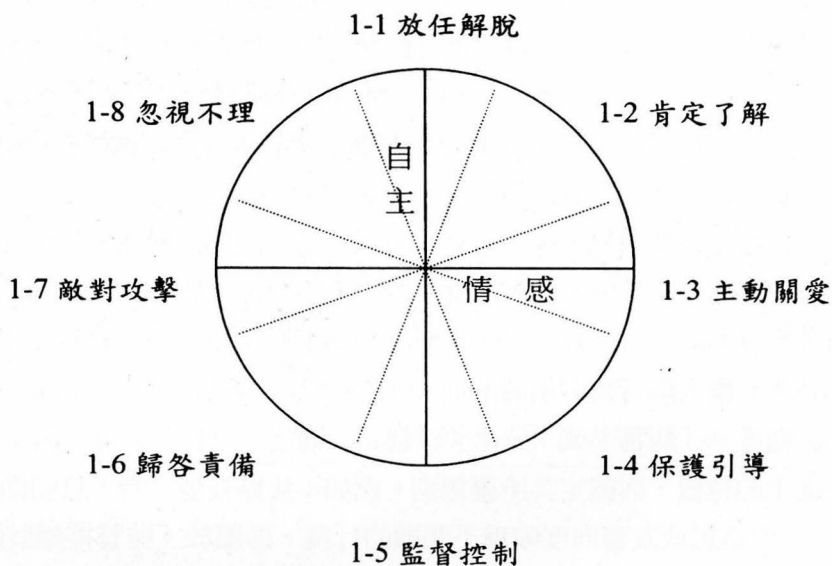
2.人際行為類別的名稱與定義

「歷程」的分析當中，人際行為包含焦點在他人與焦點在自己兩個層面（Benjamin, & Cushing, 2000），各有八類人際行為。研究者根據 SASB 各叢集的名稱與意義（Benjamin, 1996c, p.388），並對照各叢集所包括之完整模式（full model, Benjamin, 2000）各項目的意涵，加以翻譯並整理，最後在前導研究中，再根據與第二研究者及協同分析者的討論，而對中文用詞作細部修正。各類別之名稱與定義分別列舉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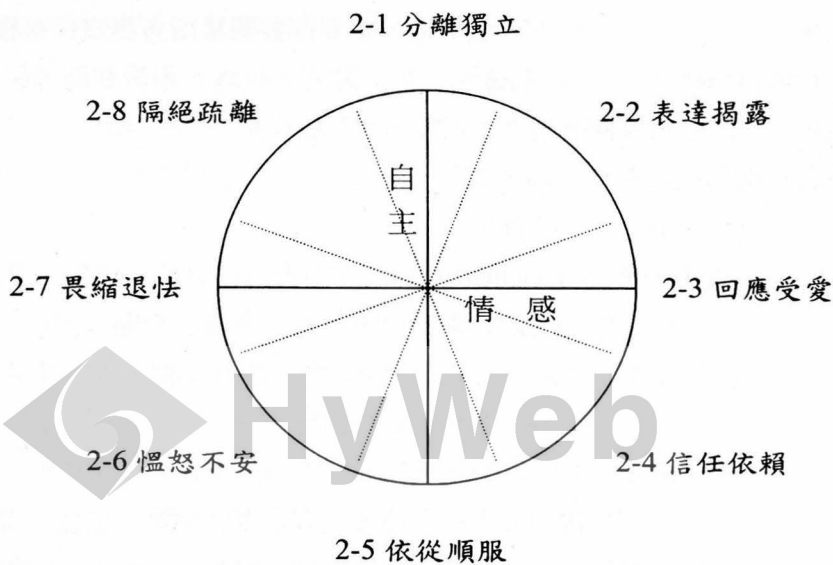
(1)焦點在他人的人際行為

- ①放任解脫（emancipate）—任憑對方自由發揮，讓對方有充分自由憑靠他自己去做他想做的事，而不會有太多擔心與關心。
- ②肯定了解（affirm）—友善地傾聽，讓對方能夠自由談論，儘管意見有不同時，亦表現出溫暖接納與同理了解。
- ③主動關愛（active love）—站在對方的立場，去撫慰他、關心他，或愉快、溫和且親切地去接近他，或者很溫暖地邀請他儘量靠近。
- ④保護引導（protect）--以非常慈愛的態度，去教導、保護與照顧對方，或者帶領著他思考或爲他解釋事物，以協助並引導他如何做事。

【層面一】焦點在他人



【層面二】焦點在自己



圖一 人際行為兩個層面上的各八個類別

- ⑤監督控制 (control) — 詳細地說明何者才是最好，以便指示對方遵守其規則，或者精確地檢查與提醒他要做什麼及如何做，以便使一切事物就緒。
- ⑥歸咎責備 (blame) — 設法讓對方覺得他的方式是錯的，或者去貶低對方或責罰他。
- ⑦敵對攻擊 (attack) — 站在相對的立場，去呈現對方的不合宜卻未直接言明，或者是威脅性地緊逼對方或壓榨他。
- ⑧忽視不理 (ignore) — 冷漠、忽略、或遺棄對方，而不考慮他的感受，或者是以不合邏輯、荒唐怪異的行為來對待他。

(2) 焦點在自己的行為類別

- ①分離獨立 (separate) — 對自己的心意有清楚的了解，而能夠不受對方的影響，能夠自由自在地選擇自己的方向、做自己的事、表達自己的意見。
- ②表達揭露 (disclose) — 能夠很清楚、舒服而坦率地向對方表達自己的想法與感受。
- ③回應受愛 (reactive love) — 表現出非常愉悅舒適地和對方在一起，或是很溫暖開心地和對方維持接觸，並儘可能地享受和對方在一起的樂趣。
- ④信任依賴 (trust) — 很信任地依靠著對方，或是很舒服地接受對方的指引與推論。
- ⑤依從順服 (submit) — 帶著客氣而沒有特殊情感，儘量變成對方所要的樣子，或者去達成對方的期望，會儘量去遵循對方的規則與想法。
- ⑥慍怒不安 (sulk) — 內心充滿著疑惑、緊張，甚至帶著生氣與不滿等不舒服的情緒、或採取質疑的態度，但卻又不得不倉皇地照著對方的意思去做。
- ⑦畏縮退怯 (recoil) — 有相當多的害怕和怨恨，而設法去躲避或逃離對方，或者放棄任何努力，而絕望地極度犧牲自己去讓對方的需求佔優勢。
- ⑧隔絕疏離 (wall-off) — 刻意不表露而將自己與對方隔離，留置在自己的世界而不太對他作回應，或是以奇怪、無關聯的方式來作回應。

3. 互動類型的名稱與定義

Benjamin 曾提出內射、互補、對立、相似、相對的人際行為之預測原則，並

以 SASB 說明其定義，但在其編碼系統 (Benjamin, & Cushing, 2000) 中並未將其運用於分析。廖鳳池 (民 88) 首度嘗試將這些預測原則運用於諮商歷程的分析，為其中除了「內射」之外的其他四項原則依照原定義各加減 45 度作成操作性定義，以作為分析諮商歷程中的互動類型之用，並增加「非互補」一項代表互動雙方的人際行為在圓形複合結構上呈 90 度角的非特定關係，使得五種互動類型得以涵蓋互動雙方人際行為在圓形複合結構上所呈現之任何角度的關係。研究者採用廖鳳池之操作性定義，然而「非互補」的名稱易與不屬於「互補」的其他各項產生混淆，因而將各類型重新定名為「互補」、「對立」、「相似」、「相對」與「獨立」(採其統計上之意義) 五類，納入本分類系統當中。各互動類型之定義如下：

- (1)互補 (complementarity, 研究者以 C 為代號)：指兩個對話單元的焦點在不同層面 (其中一方的焦點在他人，另一方的焦點在自己，即雙方注意的焦點在同一人身上)，且其人際行為類別相隔為 0 度加減 45 度。例如：表達揭露 (2-2) 與肯定了解 (1-2)、放任解脫 (1-1)、主動關愛 (1-3) 的關係都屬於「互補」。
- (2)對立 (antithesis, 研究者以 A 為代號)：指兩個對話單元的焦點在不同層面 (其中一方的焦點在他人，另一方的焦點在自己，即雙方注意的焦點在同一人身上)，且其人際行為類別相隔 180 度加減 45 度。例如：表達揭露 (2-2) 與歸咎責備 (1-6)、監督控制 (1-5)、敵對攻擊 (1-7) 的關係都屬於「對立」。
- (3)相似 (similarity, 研究者以 S 為代號)：指兩個對話單元的焦點在同一層面 (雙方的焦點都在他人或者都在自己，即雙方注意的焦點在不同人身上)，且其人際行為類別相隔 0 度加減 45 度。例如：監督控制 (1-5) 與監督控制 (1-5)、保護引導 (1-4)、歸咎責備 (1-6) 的關係都屬於「相似」。
- (4)相對 (opposition, 研究者以 O 為代號)：指兩個對話單元的焦點在同一層面 (雙方的焦點都在他人或者都在自己，即雙方注意的焦點在不同人身上)，且其人際行為類別相隔 180 度加減 45 度。例如：肯定了解 (1-2) 與歸咎責備 (1-6)、監督控制 (1-5)、敵對攻擊 (1-7) 的關係都屬於「相對」。
- (5)獨立 (研究者以 U 為代號)：不屬於前述四類之情形，亦即兩個對話單元

的焦點可能在同一層面、或是不同層面，而其人際行為類別相隔 90 度，兩者之間關係獨立，並無特定之互補、對立、相似或相對的關係。例如：肯定了解(1-2)與保護引導(1-4)、忽視不理(1-8)，或是與信任依賴(2-4)、隔絕疏離(2-8)的關係都不屬於前述之特定類型，歸為「獨立」。

4. 歸類的步驟

(1) 判斷每個單元之人際行為類別

本研究中，同一人一次不被打斷的連續談話視為一個人際行為的「單元」，再進而判斷每個單元所屬之人際行為的類別。本研究以每個行為單元所呈現的「自主」與「情感」向度來做判斷，採用先前應用 SASB 編碼之研究(如：Hartley, 1991; Humphrey, 1989; Humphrey, Apple, & Kirschenbaum, 1986)所採之基本程序：確定各單元之參照對象(referent)→以參照對象的觀點來確定「焦點」→確定在「情感」向度上的位置→確定在「自主」向度上的位置→結合兩個向度的判斷決定各單元之人際行為類別。

然而，由於 SASB 的編碼乃用於廣泛之人際行為的研究，並非專為諮商研究所設計，而研究者在前導研究即發現：諮商中的控制與敵對表現較一般人際情境中者較為含蓄，特別是諮商師的敵對立場。因此，研究者根據本研究之需要，將兩個向度的判斷標準說明如下：

- ①橫軸之「情感」向度一向左為「敵對」(即『敵對攻擊』或『畏縮退怯』)，向右為「友善」(即『主動關愛』或『回應受愛』)：以內容脈絡所呈現出雙方談話立場之一致與否，來判斷「敵對」或「友善」。若是談話/行為者表現出與對方具有相對之立場時(或是當時表現出對於對方有明顯的緊張與不舒服時)，則其情感向度為「敵對」；若談話/行為者與對方之立場呈現一致而對其表現出溫暖或愉悅時，則其情感向度為「友善」。
- ②縱軸之「自主」向度一向下為「糾葛」(即『監督控制』或『依從順服』)，向上為「分化」(即『放任解脫』或『分離獨立』)：以內容脈絡所呈現出雙方各自是否有意要影響對方(或是被對方所影響)，來判斷「糾葛」或「分化」。當談話/行為者明顯表現出要影響對方的想法、行為或談話方向時(或是明顯接受對方的影響時)，則其自主向度為「糾葛」；若談話/行為者表現出放任對方之想法、行為或談話方向時(或是不受到對方的影響時)，則其自主向度為「分化」。

- (2)判斷每兩個相連續的單元間之互動類型。
- (3)最後的臨床檢驗—重新聆聽該次諮商錄音帶，並逐一確認人際行為與互動類型的歸類結果是否符合歷程中所透露之感覺，如有不符則持續修正。
- (4)分別計算諮商師與來談者各種人際行為類別出現的次數與頻率。
- (5)計算各種互動類型出現的次數與頻率。

5.常見問句與答句的歸類原則

研究者參考原使用手冊 (Benjamin, & Cushing, 2000) 之部份內容，並根據前導研究時與協同分析者的討論，加上研究者的分析經驗，而針對諮商中常見的問句與答句形式，整理出能符合 SASB 叢集模式架構的歸類原則如下：

(1)問句—

- ①焦點在他人時，若純粹只是爲了了解對方的描述而坦率友善地詢問，並沒有要對方做任何事情（也沒有要改變對方的談話方向）的企圖時，則歸爲「肯定了解」（1-2），例如：純粹爲了了解對方的描述，而去發問揣測對方語意時。
- ②純粹只是做反映、簡述語意時的問句形式，而沒有刻意要引導對方的談話方向時，歸爲「肯定了解」（1-2）。但若是在情感反映時透露出較強的關心與溫暖時，則可考慮歸爲「主動關愛」（1-3）。
- ③當脆弱者（諮商中通常是指來談者）以信任之態度提出問題，歸爲「信任依賴」（2-4）。例如：當表現脆弱地詢問、並仰賴對方的慈善回應時；或是爲了自己能獲悉某些事物而發問時。但是若沒有明顯的信任或是不舒服，而所問的問題只是爲了要得到對方允許、或爲了得到確認的指令時，歸爲「依從順服」（2-5）。但若脆弱者在其希望得到對方確認的問題中同時顯現出不舒服或是不自在的感受，則歸爲「慍怒不安」（2-6）。
- ④當問句具有影響力，但這種影響力很明顯是爲了對方之利益時，歸爲「保護引導」（1-4）。例如：在解釋、舉出事實說明、抽象推理、提供訊息、說服但非強制性、以及助長覺察時；或是在刺激更深的探索以聯結到自我發展時，很可能會用開放性探問，這種問句相當有力，但此類僅限於順著對方的敘述而提出來的問句。若是問句企圖改變正在進行之談話方向時則不屬於此類。
- ⑤當問句明顯有要對方做某件事或明顯有指出何種看法最好時，則歸爲

「監督控制」(1-5)。或者當問句顯示出要改變正進行的談話方向時，亦歸為「監督控制」(1-5)。

- ⑥若是帶有控制意味的探問中同時顯示出相對的立場、質疑的態度、或是帶有貶低對方之意味時，則歸為「歸咎責備」(1-6)，例如：質疑對方的行為或描述時；或是帶有要對方接受某種觀點的面質。但若其探問只是顯示出與對方立場之相對、或者僅指出所認為對方不一致或不合宜之處，但並未帶有明顯的控制或貶損意味時，則歸為「敵對攻擊」(1-7)。
- ⑦焦點在他人時，若明顯錯失或忽視對方所強調的重要訊息來提出問題，則在該問題本身所屬的類別之前，再加上一個「忽視不理」(1-8)的類別，例如：1-8/1-4。焦點在自己時，若對對方所問的問題沒有回應而是提出不相關的其他問題反問，則在該問題本身的所屬類別之前，再加上一個「隔絕疏離」(2-8)的類別，例如：2-8/2-4。

(2)答句：

- ①若是回答時顯示意志不受對方問題所影響，且態度也顯得友善，則歸為「表達揭露」(2-2)。例如：不是在回答對方的問題而是逕自以詳細的描述事實在回應時；或是開放地表達自己的感受與觀點在回應時；或是在確認對方的了解符合自己的描述時。但若其回應比較不溫暖且帶著挑戰（明顯表現不接受對方觀點或是刻意不被對方影響）時，則考慮歸為「分離獨立」(2-1)。另外，若是刻意不表露、或以奇怪而無關連的方式來作回應，或是表現出只顧自己而無視於對方之存在，則歸為「隔絕疏離」(2-8)。
- ②以合作且明確受影響之意志來回答問題時，歸為「信任依賴」(2-4)。例如：信任而合作地接受對方的引領來思考或回答問題，通常會針對問題加以詳細說明地回答；或是回答者表現出真正銘感於心地被對方的解釋所觸動時；或真正信任地接受對方的分析與說明時。若是沒有回答問題，而以描述事實在回應時，假如在其陳述內容中明顯呈現其意志已受影響，則在「表達揭露」的類別之前，再加一個「信任依賴」的類別，例如：2-4/2-2。
- ③若回答問題時反映出非常依從、優柔寡斷、或缺乏自我界限，則歸為「依從順服」(2-5)。例如：當對方提出具有控制意味的問句(1-4,1-5,1-6)

時，很客氣地針對對方的發問來回答或儘量回答符合對方期望的答案；或者直接接受對方觀點或指令，並無表現出特別的信任也並無明顯的不舒服時。

- ④若在回答對方具有控制意味的問題（1-4,1-5,1-6）時，帶著疑惑、緊張，甚至是生氣與不滿等不舒服的感受，或者雖然願接受引導或指示但又表現出懷疑或不悅的態度，亦即反映出帶有敵對立場的依從時，歸為「惱怒不安」（2-6）。

(二)晤談感受評量問卷

本量表為廖鳳池（民 83）根據 Stiles 與 Snow（1984）所發展之「單次晤談感受評量問卷」（Session Evaluation Questionnaire; SEQ）重新加以考驗之版本，因素分析的結果與原量表之各分量表所涵蓋的題目並不完全相同，本研究以此作為評量來談者每次諮商之立即效果的工具，在每次諮商後由研究者對來談者施測。

本問卷包含兩個部份，各有十二對彼此對立的形容詞，分屬四個分量表：第一部份為「晤談深度」、「晤談流暢性」；第二部分為「晤談積極性」、「晤談刺激性」。各題的計分為 1~7 分。在廖鳳池（民 83）的版本中，「晤談深度」代表來談者知覺到該次諮商有價值的、深入的、豐富的、強有力的、特殊的程度；「晤談流暢性」代表來談者知覺到該次諮商是好的、安全的、容易的、輕鬆的、愉快的、順暢的與舒適的程度；「晤談積極性」代表來談者在諮商後感覺到快樂的、愉快的、有進步的、確定的、激動的、有信心的、清醒的、友善的、投入的、不平靜的程度；「晤談刺激性」代表來談者在諮商後感覺到非常確定的、有信心的、快速的、有活力的程度。各分量表之內部一致性係數介於.680 至.926 之間，各分量表具有頗佳的內部一致性。另外，來談者以助益性評量尺（Elliott,1985）來評定各諮商師每個諮商反應的助益性分數，與來談者在本問卷四個分量表之得分所求得之相關係數分別為：.582（ $P < .001$ ）、.485（ $P < .001$ ）、.540（ $P < .001$ ）及.291（ $P < .05$ ），除「晤談刺激性」分量表之外，具有良好的同時效度。

三、研究程序

(一)前導研究

在正式進行本研究之前，研究者先針對自己過去諮商之兩份錄音帶逐字稿練

習分析，以發現歸類時可能發生之問題，並確定 SASB 分類架構之可行性。之後取得他人諮商之錄音帶逐字稿（第三次諮商）且獲來談者同意，再由研究者與協同分析者進行歸類，作為正式研究之前修訂分類系統的分析材料之一。前導研究的經驗發現：諮商師「肯定了解」（1-2）與來談者「表達揭露」（2-2）是諮商師與來談者互動時的基本狀態，而諮商師的介入則使這種狀態產生改變。此外，諮商情境中，諮商師的「敵對」與「控制」表現，比起在一般人際情境中者較為含蓄，特別是諮商師的「敵對」，這使得 SASB 各叢集所涵蓋的所有行為中，較為極端的「敵對」行為幾乎不會出現。因此，研究者將兩軸的「敵對-友善」（橫軸：情感）、「糾葛-分化」（縱軸：自主）再作定義，以使本架構能更清楚區分諮商歷程中所呈現之「自主」與「情感」的精微變化，另外，並修正人際行為各類別之中文譯名以儘量避免過度強調極端的涵義。

(二)邀請諮商師與招募來談者

研究者寄出邀請函與同意書，待回覆後，與願意參與的諮商師聯絡，並了解其參與意願與疑慮，並約定研究結束後提供諮商師自己的諮商錄音帶、逐字稿、以及分析結果，以作為回饋，最後有五位參與。另外經由張貼或發放招募廣告，以尋求具人際困擾之來談者，待有意願者主動與研究者聯絡後，由研究者說明本研究性質並確定來談者之參與意願與困擾情形，待其無疑慮後請其簽訂同意書，約定諮商過程免費且遵守倫理、並於結束後提供相關訊息與資料，實際參與者有七位。

(三)進行配對諮商並收集錄音帶與施測結果

研究者在儘量同時顧及參與者的權益以及考量本研究之需要的前提下，來決定諮商師與來談者的配對、以及雙方共同接受的時間及地點，之後由各組先後開始進行諮商，三次之後繼續與否乃由諮商師與來談者雙方共同決定，研究者不介入，但諮商結束後提供來談者所需資源或資訊。實際上所蒐集的諮商錄音帶都是各組所進行的前三次諮商，各組每次諮商時間為 45 分鐘至 65 分鐘不等，共計蒐集七組共二十一卷之諮商錄音帶。而來談者每次諮商結束後都立即填寫由研究者所提供之「晤談感受評量卷」，填寫時間都不超過 5 分鐘。此外，研究進行期間，施測結果都未透露給諮商師或來談者，以免干擾諮商之進行。

(四)資料整理與分析

各組三次諮商之錄音帶依謄錄要點轉錄成逐字稿後，再經校對才作為分析材

料。分析經以下過程：

1. 人際行為與互動類型的分析

各卷錄音帶中，從開始錄音、到雙方談話達成結束當次晤談的共識為止，中間內容全部作為人際行為與互動類型的分析材料。分析則依據「諮商師與來談者之人際行為分類系統」。其中，人際行為的歸類，乃根據每個對話單元在其所屬層面上之「自主」與「情感」向度上的位置來加以決定；而互動類型則是結合每兩個相接續單元之所屬人際行為類別，以判斷兩者間之關係狀態。

2. 互動組型的分析

(1) 標示互動組型出現的重要段落

研究者從各組每份逐字稿之人際行為與互動類型的歸類結果，標示出各組互動組型出現的重要段落。互動組型的確定依據以下標準：

- ① 檢視該組諮商師與來談者在各單元之人際行為、及每兩個相接續單元之互動類型的歸類結果，將諮商師「肯定了解」(1-2) 且來談者「表達揭露」(2-2) 之持續「互補」狀態每次開始產生改變、到恢復為原狀態之間相接續的所有單元內容，全部標示出來，視為一個段落。但中間若只是短暫恢復一輪的諮商師「肯定了解」與來談者「表達揭露」時，並不視為已恢復為原狀態。
- ② 檢視各段落之內容，將整段內容完全與諮商議題無關的段落排除，而不視為出現互動組型的典型段落。
- ③ 檢視納入分析之各段落在開始時與結束時的單元內容，若其脈絡完整，則將該段落視為一個完整的重要段落，列入互動組型之分析。若該段落在開始時與結束時的單元中，其對話之內容語意有不完整，則再往前或往後漸次納入一個單元，直到該段落的內容脈絡完整可辨識為止，才將此部份之全部內容視為一個完整的重要段落，列入互動組型之分析。
- ④ 檢視最後所標示出的各個重要段落，找出同一次諮商中各個重要段落之間是否重複出現互動類型之獨特順序或組合，並將此種特徵視為該組諮商師與來談者在該次諮商中之互動組型。若在某個段落中，互動類型的獨特順序或組合並未在其他段落有重複出現之情形，並不視為是該組互動組型的特徵，而不列入分析互動組型之重要段落。

(2)描述

分別將所標示之每個重要段落中人際行為與互動類型的變化做一客觀陳述，著重於描述諮商師與來談者從原先之「互補」狀態開始發生改變、到恢復為原狀之間，雙方人際行為與互動類型的變化過程。

(3)詮釋

分別將所標示之每個重要段落中人際行為與互動類型的變化，結合其內容脈絡，做完整說明。

(4)分別論述各組在各次諮商中的互動組型

結合該組在當次諮商中各個重要段落中人際行為與互動類型的變化，而論述該次諮商中出現的互動組型，以呈現在該次諮商中當諮商師介入時，雙方人際行為交互影響所形成的動態特徵。

(5)綜合論述每組互動組型之全部分析結果

結合該組在三次諮商中互動組型的分析結果，綜合論述該組互動組型的特徵、以及在三次諮商中的變化情形。

3.發現與來談者晤談感受之關聯

由於研究對象皆為自願參與者，先在條件與數量有其限制。關於互動組型與晤談感受之關聯，乃根據各組在三次歷程中互動組型的分析結果，將具有同類互動組型者之來談者晤談感受各指標特徵互相對照，以發現其中之共同特徵或變化，再據以探討各類互動組型與晤談感受各指標之間是否有關聯。至於人際行為與晤談感受之關聯，則先行組內比較，將各組各類人際行為在三次諮商中出現率的變化情形，對照來談者該次諮商之晤談感受各指標的變化，以找出其共同趨勢，而發現其間關聯；之後再作組間對照，歸納各組間之共同發現。

(五)信效度資料

1.信度

正式研究開始前，研究者與協同分析者分別針對前導研究的錄音帶逐字稿進行人際行為之獨立分析，百分比一致性達到 .84。之後，研究者與協同分析者各自獨立進行正式研究之錄音帶逐字稿的歸類分析。研究者在歸類過程中儘可能確實按照歸類步驟進行，並在分析過程中維持著隨手記錄分析心得與問題之習慣，以使分析儘量維持在一致的標準，而感疲累時則暫停分析。此外，分析期間，研究者未再與研究對象有任何接觸，以儘量維持分析時的客觀性。在研究者完成二

十一份諮商錄音帶逐字稿之全部分析過程當中，在中期與後期分別再與協同分析者所歸類的兩份結果求得 .81 及 .76 的一致性。

2.效度

本研究每份錄音帶在謄錄完成後，皆再根據錄音帶重新校對過，以確定內容儘量呈現諮商互動時的原貌，之後才進行分析。且每一次諮商的分析結果都依 SASB 原編碼的要求，重新聽過錄音帶以做最後的臨床檢驗，以確認所歸的類別捕捉住每個單元在人際溝通中的意涵，若檢驗中發現不妥，則重新以其他類別再做檢驗。

參、結果與討論

一、諮商師與來談者之互動組型

(一)人際行為與互動類型之分析結果概述

本研究各組諮商師之人際焦點主要在來談者（他人），而來談者的人際焦點幾乎都在自己，頗符合其各自的角色行為，而 Henry, Schacht 與 Strupp（1986）的研究亦指出治療者焦點在自己、與來談者焦點在他人的情形是很少見的。在前三次的諮商歷程中，各組諮商師的「肯定了解」與「保護引導」、以及來談者的「表達揭露」與「信任依賴」都是最爲常見的人際行為，但各組之各類人際行為的出現頻率都隨次數而互有消長，但變化的特徵則各組並不相同。

在諮商師與來談者互動類型的分析結果中，「互補」、「對立」、「獨立」三種類型都是較常出現者，且各組在三次諮商中皆以「互補」類型出現率爲最高且都過半，可知本研究各組在諮商初期都具頗高互補性，此與 Fiedler（1994）關於認知治療之研究發現有其相似處，而 Tracey（1993；1999）的研究亦發現在成功治療初期諮商師與來談者有較高互補性。另外，本研究中「對立」與「獨立」類型的出現率通常與「互補」頻率的高低變動呈現大致相反之頻率變化；至於「相似」與「相對」類型則相當罕見，這是由於雙方的注意焦點幾乎都在來談者身上有關。

(二)互動組型之分析結果

1.出現互動組型之重要段落舉例

以下舉其中一個出現互動組型之重要段落的分析例子—諮商師 E 與來談者 f

在第三次諮商時之第七個段落屬於經常連續對立之組型，加以呈現：

(1)諮商互動歷程—

	諮商對話錄	人際行爲類別	互動類型
CL82	對啊！他就不需要特別來找我，對啊！	表達揭露(2-2)	
CO83	那麼辛苦...你的意思是說他不用那麼辛苦。	肯定了解(1-2)	互補(C)
CL83	對啊！ㄉㄟ！	表達揭露(2-2)	互補(C)
CO84	你覺得有沒有一個可能是...他也覺得你不錯，你有其他部分他不會的、或是他不懂的、或是他也覺得你可以談的？你覺得那個可能性有多少？	保護引導(1-4)	獨立(U)
CL84	(沉默六秒)...我覺得...我好像沒有可以吸引人家的東西，我覺得我一直是各方面都是半調子，什麼都來一點，可是沒有一個真的很好、可以拿的出來的。	表達揭露(2-2)	獨立(U)
CO85	嗯嗯...所以...所以對你來說，你...就是說...你覺得人一定要-(Co 放慢速度說)在某一方面是有一些可以拿得出來的，才代表(Co 帶有質疑的聲調)...	弱敵對攻擊(1-7)	對立(A)
CL85	我覺得應該說是特色、特質，讓人家認得！	分離獨立(2-1)	獨立(U)
CO86	才值...值得人家跟他交往(Co 帶有質疑的聲調)？	弱敵對攻擊(1-7)	對立(A)
CL86	對對對！	表達揭露(2-2)	對立(A)
CO87	呵(Co 突然笑出來)，是這樣的嗎？(Co 繼續笑著說)所以你覺得人就是...(Co 帶有質疑的聲調、開始放慢速度說)-人-應該要有一些自己的特色，才值得人家跟他交往？	歸咎責備(1-6)	對立(A)
CL87	...應該說是當我跟一般的班上同學在一起的時候，他們不是那種把藝術、文學看得很重要的時候，我沒有那些東西是很安全的，可是我如果想要跟一些...我覺得我跟他在一起我可以獲得一些東西(CO：嗯)、獲得新的刺激的那一些人在一起的時候，因為他們的專業就是這樣，然後他們的觸角本來就很廣，所以如果我什麼東西都沒有，對他們來講我就可能就比較不值得去接觸！	分離獨立(2-1)	對立(A)

- | | | | |
|------|---|-------------------------|-------|
| CO88 | 嗯嗯嗯...所以看起來你把那個團體看得...很重要
ㄉㄛ! | 弱敵對攻擊(1-7) | 獨立(U) |
| CL88 | 可是它是我現在唯一有的東西啊! | 表達揭露(2-2) | 對立(A) |
| CO89 | 嗯嗯嗯哼哼, 因為唯一所以很重要。 | 肯定了解(1-2) | 互補(C) |
| CL89 |嗯! | 表達揭露(2-2) | 互補(C) |
| CO90 | 然後你也挑了一個(Co 笑出來並繼續說著)...蠻高
難度的一個團體, 因為它看起來是需要有一些條件
跟一些東西的! | 歸咎責備(1-6) | 對立(A) |
| CL90 | 嗯。/一剛開始我還沒有覺得它這麼高難度, 因為剛
開始的時候我就會告訴自己說: 啊其實他們都是中
文系的, 所以...又都是○大中文...很多都是○大中
文, 所以我都打不進去, 我就會告訴自己說: 那是很
自然的, 時間久了, 然後我主動一點, 慢慢就可以!
可是團員都慢慢在換, 然後有一些...譬如說像這邊
的學生、有一些師院的學生慢慢的進來以後, 我就
覺得我跟人家比真的是有差距的。 | 信任依賴(2-4)/
表達揭露(2-2) | 獨立(U) |
| CO91 | 那...那...那裡面...那裡面就是說那個社團裡面, 有
你覺得程度也不好的...就是在寫詩上面程度不
好, 可是你覺得他還蠻可以跟他們打成一片, 有這
樣的人嗎? | 保護引導(1-4) | 獨立(U) |
| CL91 | 我覺得很奇怪的是...我會覺得某個人拿出來的詩
我可能覺得: 啊! 平凡平凡啦! 可是別人的反應可
能是: 嗯! 不錯喔不錯喔! 很喜歡! | 表達揭露(2-2) | 獨立(U) |
| CO92 | 你有拿過...拿過你的詩出來過嗎? | 監督控制(1-5) | 對立(A) |
| CL92 | 有。 | 依從順服(2-5) | 互補(C) |
| CO93 | 他們的反應呢? | 保護引導(1-4) | 互補(C) |
| CL93 | 不好! | 依從順服(2-5) | 互補(C) |
| CO94 | 嗯嗯嗯嗯, 所以那個詩其實也蠻主觀的, 對不
對? 你覺得? | 保護引導(1-4) | 互補(C) |

CL94	嗯—我一直覺得...我不敢說我的東西很好，可是，我知道的是我所寫的詩...，其實詩沒有那麼主觀，詩還是寫詩的...他們那邊有評詩的一個標準(Co：嗯嗯嗯)...還是會有那樣子的 SENSE 在。	分離獨立(2-1)	對立(A)
CO95	有一些...會有些 MODEL 可循的。	肯定了解(1-2)	互補(C)
CL95	對！有些 MODEL 可循，我還沒有找到那些 MODEL 到底是什麼，所以...就算是我願意花時間我可能也達不到他們要的東西，因為我覺得我要拿出來的東西跟他們覺得什麼東西是好東西是...	表達揭露(2-2)	互補(C)
CO96	也有差距...	肯定了解(1-2)	互補(C)
CL96	也是有差距的！可是我又不知道怎麼樣...怎麼樣讓我自己可以知道他們的標準到底在哪裡。	表達揭露(2-2)	互補(C)

(2)諮商互動歷程之描述—在本段落中，互動狀態的改變由諮商師引起 (Co84)，並且由於諮商師未堅持引導 (Co95) 而再恢復原狀態。在前半段，雙方的互動出現密集且持續較長的「對立」，中間並散佈著一些「獨立」，到後半時才有持續較長的「互補」互動出現。剛開始，諮商師保護引導而來談者仍維持表達揭露 (Cl84)，接著諮商師對其看法有敵對攻擊的面質 (Co85)，使雙方出現對立互動；來談者對此表達分離獨立的看法 (Cl85)，而諮商師接著連續敵對攻擊 (Co86, Co88) 或歸咎責備 (Co87) 的面質，來談者則維持著表達揭露 (Cl86, Cl88) 或是分離獨立 (Cl87)，使得雙方出現持續較長或較為密集的對立互動。Co90 以後，諮商師沒有再表現敵對立場，對立也未再連續出現。在 Co91 時，諮商師保護引導，而來談者維持表達揭露 (Cl91)，接著諮商師監督控制的探問事實 (Co92)，使得互動再出現短暫對立，但來談者連續以相關事實依從順服的回答，而使得互補得以維持。諮商師順此作保護引導 (Co94)，但來談者分離獨立地表達其看法 (Cl94)，使得互動又出現短暫對立。不過，諮商師接著主動對來談者的看法表示肯定了解，之後雙方恢復為原本的互補狀態。

(3)諮商互動歷程之詮釋—在本段落之前半，諮商師原先欲引導來談者發現自己值得人交往的部分，但來談者並未接受，接著諮商師從其陳述中發現她對交友有不合理的想法，便對此有連續的面質介入 (歸咎責備或是敵對攻擊)，但來談者仍分化地維持其想法，因此有連續的對立互動。不過，當諮商師在發現無法以

此影響來談者之後，率先放棄敵對而改以保護引導，互動才較為緩和。之後諮商師連續探問事實，來談者都能依從順服的回答。但當諮商師順此欲引導來談者的想法時，來談者仍分離獨立的予以否定，此時諮商師能夠接納來談者的說法，而未再堅持引導，使得雙方恢復為基本互補狀態。在此段落中，諮商師雖較先前更為密集介入，然而來談者仍堅持原先的看法，因此經常連續對立的結果並未能影響來談者的想法，使得諮商師暫時停止引導。

2.各組之互動組型

三次諮商中，「互補」與「對立」類型的變動情形都能夠呈現出各組人際互動的特徵，不過，由於「對立」類型在理論概念與統計上都具有與「互補」類型相反之意義，且根據前述之互動組型重要段落的選取標準，未被選取的部分幾乎都屬於「互補」類型（即諮商師維持「肯定了解」（1-2）而來談者維持「表達揭露」（2-2）的部分），使得在出現互動組型的重要段落中，「對立」的出現特別具有意義，且各組之間「對立」類型的變動差異也較「互補」類型更為顯著，因此本研究以「對立」類型的發生頻率與連續情形來標示各組之不同互動風格。本研究七組共發現有三種互動組型，各組之互動組型與變化情形見表三。

表三

各組在三次諮商歷程中之互動組型對照表

	CoA Clc	CoA Cle	CoB Clb	CoC Clc	CoD Cla	CoD Clg	CoE Clf
第一次諮商	1	1	3	2	3	3→2	1
第二次諮商	1	1	3	2	3	2	1
第三次諮商	1	2	3	2	2	2	1→3

1：以「互補」為主

2：有時「互補」、有時「對立」

3：經常連續「對立」

以下以本研究中三種互動組型之典型一組為例，分別說明其特徵：

(1)以「互補」為主之互動組型

以諮商師 A 與來談者 c 為例，三次諮商中雙方之互動組型沒有太大的變化，都以「互補」為主，穿插著少數「獨立」互動，而「對立」僅偶而出現，並且大多不連續。

本組來談者大致順服諮商師（幾乎都是信任依賴），偶有不接受引導時，諮商師也都能接納其分化行爲，且當來談者表現出期望被引導時，諮商師也多會給予保護引導，因而雙方互動組型以「互補」為主。偶而出現「對立」時，大多是由於諮商師在來談者的分化行爲（分離獨立、隔絕疏離、或表達揭露）之後出現控制行爲（保護引導、監督控制、歸咎責備），偶有因來談者不接受諮商師的引導，也偶有因諮商師在來談者「依從順服」或「愠怒不安」之後表示「肯定了解」所致，且在第一次諮商時較多是由於來談者在諮商師的「肯定了解」之後主動「依從順服」地詢問諮商師。此外，也由於諮商師經常在引導幾次之後便主動對來談者表示「肯定了解」，而來談者則接著「表達揭露」，使得雙方很快恢復為原先之互補狀態，因此本組出現互動組型的重要段落都相當短。

(2)有時「互補」有時「對立」之互動組型

以諮商師 C 與來談者 d 為例，三次諮商中的互動組型沒有太大變化，大致是有時「互補」、有時「對立」，中間並穿插著一些「獨立」互動，連續「對立」的情形並不普遍；而「對立」的出現率雖在第三次諮商時較高一些，但連續對立的情形並未增多，且「對立」也仍僅持續兩個單元即結束。

本組從第一次諮商開始，諮商師的控制行爲表現即很明顯，來談者經常順服，雖也會有分化行爲（表達揭露、分離獨立、偶有隔絕疏離）的回應，但諮商師大多堅持其控制或引導，而來談者通常不會繼續堅持，且其分化表現也逐漸減少。第二次諮商中，當「對立」出現時，來談者更快接受諮商師的控制或引導。到第三次諮商時，當「對立」出現，雖然來談者仍常先放棄堅持，但諮商師的控制行爲出現率降低，並且較常主動接納來談者的分化行爲，使得互動較快恢復到原先之互補狀態，因而出現互動組型的重要段落比前兩次諮商時稍短，但其互動組型並未改變。

(3)經常連續「對立」之互動組型

以諮商師 B 與來談者 b 為例，在第一次諮商時，諮商師在大致了解來談者的困擾之後，從中段開始有意圖的介入處理，雙方互動組型經常出現連續「對立」

的情形。

本組諮商師主要想設法改變來談者對自己的負向看法，到第三次諮商時仍不脫離此主題。諮商師的介入過程中，雙方經常出現「對立」互動，並且常有連續或密集的情形。諮商師主要以「保護引導」、「監督控制」與「歸咎責備」在設法影響來談者。然而來談者頗具自主性，對諮商師的「肯定了解」覺得有出入時，會「分離獨立」的表達；雖然經常接受諮商師「保護引導」來談話、或是接受諮商師「監督控制」來回答，但對於自己的看法則表現較為堅定，且對於諮商師的控制行為有不贊同時，就會「分離獨立」的提出不同看法、或是維持「表達揭露」、偶而會「隔絕疏離」。而諮商師對此雖常以「放任解脫」或「肯定了解」作回應，但通常很快會繼續出現具控制意味的行為，而且也有未接受來談者的分化行為而繼續控制或引導的情形。當雙方都堅持時，會有連續較長或較為密集的「對立」互動。當諮商師發現其連續介入無法影響來談者時，會嘗試不同做法—暫時放棄敵對立場或是收斂控制，因此每段較密集的「對立」互動中間，大多隔著小段「互補」或是「獨立」互動做緩和。從分析結果來看，諮商師並不會輕易放棄任何可以影響來談者的機會，只是暫先改變做法。此外，比較特殊的互動發生在第二次諮商時，諮商師採取連續「敵對攻擊」作面質，但來談者幾乎沒有受影響，因此有頗長的連續「對立」（最長者達 14 個單元）。來談者對於沒有控制意味的「敵對攻擊」幾乎不敏覺，之後諮商師也較少使用「敵對攻擊」，而較常採「歸咎責備」的面質方式來引導。大致而言，此來談者的人際行為頗有變化，而諮商師也逐漸配合著因應，不過諮商師只要開始介入，就不會輕易放棄，因此本組出現互動組型之重要段落都頗長，而最後來談者的觀點也的確顯示出受到影響。

以上三組之「對立」互動之發生頻率對照詳見表四，而其連續「對立」情形之對照見表五。其中，以「互補」為主之互動組型（CoA—C1c），「對立」類型出現頻率甚低，且甚少連續發生。經常連續「對立」之互動組型（CoB—C1b），「對立」類型出現頻率明顯較其他組型者為高，且發生時經常連續維持多個單元，因而各段落中有較為密集的「對立」互動。至於有時「互補」有時「對立」之互動組型（CoC—C1d），「對立」類型的出現率介於前述兩者之間，有時雖與經常連續「對立」者較接近，但其連續「對立」的情形並不普遍，且發生連續「對立」時也持續頗短，幾乎都僅連續兩個單元即結束。

表四

不同互動組型之三組在各次諮商中之對立次數與百分比對照表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合計
CoA-Clc	12	10	17	39
(以互補為主)	2.36%	2.20%	4.10%	2.83%
CoC-Cld	19	17	29	65
(有時互補、有時對立)	10.73%	10.90%	15.18%	12.40%
CoB-Clb	40	59	61	160
(經常連續對立)	13.24%	16.57%	18.54%	16.21%

表五

不同互動組型之三組在各次諮商中之連續對立情形對照表

	連續 2 個 對立	連續 3 個 對立	連續 4 個 對立	連續 5 個 對立	連續 6 個 對立	連續 14 個 對立
CoA-Clc	4 次	0 次	0	0	0	0	0
CoC-Cld	11 次	2 次	0	0	0	0	0
CoB-Clb	9 次	7 次	2 次	1 次	1 次	0	1 次

二、互動組型與來談者晤談感受之關聯

(一)屬於不同互動組型者之來談者晤談感受

1.以「互補」為主之互動組型

以「互補」為主之互動組型有三組 (CoA-Clc 的 1-3 次; CoA-Cle 的 1,2 次; CoE-Clf 的 1,2 次), 其來談者之晤談感受情形見表六。其中共同特徵為: 來談者都在第一次諮商時即知覺到明顯最高的「晤談流暢性」。此結果和 Kiesler 與 Watkins (1989)、以及李錦虹 (民 86) 對於互補性與諮商關係之關聯的研究發現可相對照。而此三組之「晤談刺激性」則在第一次諮商時都明顯偏低, 但在之後則明顯提升。另外, 三組來談者在第一次諮商知覺的「晤談深度」之特徵雖不甚

一致，但隨後則都有提昇。而「晤談積極性」原本雖然都較為普通，但後來也都有提升。

大致而言，互動組型維持以「互補」為主者，一開始來談者知覺的「晤談流暢性」在各項指標中皆最為突出，而「晤談刺激性」則偏低，不過各項指標隨後都有提昇。

表六

互動組型以「互補」為主者之來談者晤談感受各指標得分對照表

	第一次諮商	第二次諮商	第三次諮商	
Clc	晤談深度	5.40	7.00	6.80
	晤談流暢性	6.00	5.86	7.00
	晤談積極性	4.80	4.90	6.30
	晤談刺激性	3.50	5.25	6.25
Cle	晤談深度	5.00	5.40	5.20#
	晤談流暢性	6.00	7.00	7.00#
	晤談積極性	4.60	5.20	5.60#
	晤談刺激性	3.25	5.50	5.25#
Clf	晤談深度	3.60	5.40	5.80#
	晤談流暢性	5.71	5.71	5.43#
	晤談積極性	4.40	5.70	5.10#
	晤談刺激性	3.25	4.50	3.75#

#：為不屬此類互動組型。

2. 有時「互補」有時「對立」之互動組型

有時「互補」有時「對立」之互動組型（CoC-Clc 的 1-3 次；CoD-Clg 的 2，3 次；CoA-Cle 的第 3 次；CoD-Cla 的第 3 次），四組來談者之晤談感受情形見表七。其中共同特徵為：來談者所知覺的「晤談流暢性」都不差，但提昇卻相當有限。若維持此類組型，來談者知覺的「晤談深度」有提升，但是幅度都不大。原本普通的「晤談積極性」與略低的「晤談刺激性」，在此類組型中提升緩慢，或

者稍降之後再提高，這可能與特定類別的人際行為或其他因素有關聯，但仍有待進一步研究之探討。

大致而言，屬於有時「互補」有時「對立」之互動組型者，其來談者晤談感受各項指標的提高或降低都緩慢、或者幅度並不特別明顯。

表七

互動組型為有時「互補」有時「對立」者之來談者晤談感受各指標得分對照表

	第一次諮商	第二次諮商	第三次諮商	
Cld	晤談深度	4.20	4.80	4.80
	晤談流暢性	4.86	4.00	5.29
	晤談積極性	4.20	3.90	5.20
	晤談刺激性	3.25	3.00	3.75
Clg	晤談深度	4.60#	4.00	4.40
	晤談流暢性	4.14#	4.29	4.14
	晤談積極性	4.30#	4.20	4.30
	晤談刺激性	3.50#	4.25	4.25
Cle	晤談深度	5.00#	5.40#	5.20
	晤談流暢性	6.00#	7.00#	7.00
	晤談積極性	4.60#	5.20#	5.60
	晤談刺激性	3.25#	5.50#	5.25
Cla	晤談深度	4.00#	3.80#	3.80
	晤談流暢性	3.86#	4.57#	4.00
	晤談積極性	4.20#	4.70#	4.70
	晤談刺激性	4.00#	4.50#	4.75

#：為不屬此類互動組型。

3.經常連續「對立」之互動組型

出現經常連續「對立」之互動組型 (CoB-Clb 的 1-3 次；CoD-Cla 的 1、2 次；

CoE-Clf 的第 3 次；CoD-Clg 的第 1 次），四組來談者之晤談感受情形見表八。其中共同特徵為：來談者都知覺到最高的或提高幅度最為明顯的「晤談深度」（Cla 除外），這可能由於諮商師對介入的堅持而影響來談者知覺的「晤談深度」。此外，「晤談流暢性」也都維持不錯或是有提昇。不過，維持此組型時，「晤談積極性」與「晤談刺激性」雖有提升，但之後也有降低者，這可能與特定類別的人際行為或者其他因素有關聯。

大致而言，維持此類組型者，來談者都知覺到最高的或是提高最為明顯的「晤談深度」，但仍存在部分不一致之特徵。

表八

互動組型為經常連續「對立」者之來談者晤談感受各指標得分對照表

	第一次諮商	第二次諮商	第三次諮商	
Clb	晤談深度	4.40	6.80	6.20
	晤談流暢性	5.57	6.57	6.57
	晤談積極性	4.80	5.10	4.00
	晤談刺激性	4.50	5.50	3.25
Cla	晤談深度	4.00	3.80	3.80#
	晤談流暢性	3.86	4.57	4.00#
	晤談積極性	4.20	4.70	4.70#
	晤談刺激性	4.00	4.50	4.75#
Clf	晤談深度	3.60#	5.40#	5.80
	晤談流暢性	5.71#	5.71#	5.43
	晤談積極性	4.40#	5.70#	5.10
	晤談刺激性	3.25#	4.50#	3.75
Clg	晤談深度	4.60	4.00#	4.40#
	晤談流暢性	4.14	4.29#	4.14#
	晤談積極性	4.30	4.20#	4.30#
	晤談刺激性	3.50	4.25#	4.25#

#：為不屬此類互動組型。

(二)人際行為與來談者晤談感受之關聯

1.晤談深度

當來談者知覺的「晤談深度」較高時，諮商師的控制行爲（主要爲『保護引導』）與來談者「信任依賴」之出現率同時有明顯的提高（CoA-C1c、CoB-C1b、CoC-C1d、CoD-C1g、CoE-C1f）。而當諮商師有較高比例的控制行爲時，若來談者「依從順服」、「慍怒不安」的出現率提高，則「晤談深度」會降低（CoB-C1b、CoD-C1a）。

因此，來談者知覺的「晤談深度」較高，可能與諮商師有較高比例的控制行爲（特別是『保護引導』）、且得到來談者較高的「信任依賴」有關；若諮商師有較高比例的控制行爲時，但來談者以「依從順服」或「慍怒不安」作回應的頻率提高，這意味著來談者不接受諮商師引導或控制的頻率提高，「晤談深度」則降低。

2.晤談流暢性

來談者知覺的「晤談流暢性」提高或降低時，各組人際行爲的變化並沒有較爲一致的特徵，且降低的情形僅在一組（CoC-C1d 的第 2 次諮商）發生。因此，「晤談流暢性」的變化可能與特定人際行爲比較沒有直接的關聯。

3.晤談積極性

「晤談積極性」除了可能與雙方的互動組型有關聯，在各組間人際行爲的變化亦有共同的發現。當來談者知覺的「晤談積極性」提高時，諮商師的「保護引導」與「監督控制」（其中以『保護引導』較高）、以及來談者「信任依賴」的出現率通常都提高（CoA-C1c、CoA-C1e、CoD-C1a、CoE-C1f）。不過，有兩組（CoA-C1c、CoC-C1d）是發生在當來談者非敵對的分化行爲（主要爲『表達揭露』）出現率提高、而「依從順服」降低，並且諮商師的「肯定了解」出現率提高之時。另外，只有一組（CoB-C1b）發生明顯降低情形，當時諮商師的非友善控制行爲（監督控制或歸咎責備）與來談者「依從順服」的出現率都明顯提高。

因此，來談者知覺的「晤談積極性」提高，可能與諮商師的控制行爲（主要爲『保護引導』）較常得到來談者的「信任依賴」、或者與來談者的自主表達較常得到諮商師的「肯定了解」有關。而「晤談積極性」降低，則可能與諮商師較常出現非友善控制行爲（『監督控制』或『歸咎責備』）、且未能得到來談者信任接受的頻率亦提高有關。此發現與 Henry, Schacht 與 Strupp（1986）的發現有部分

共通之處：良好結果組的互動中，治療師有較高頻率之「保護引導」與「肯定了解」、以及明顯較低的「歸咎責備」，而來談者則較常出現「表達揭露」；但其不良結果組之來談者有較高頻率的「信任依賴」，此部分與本研究發現不一致，可能由於本研究採單次諮商之立即效果作評量，而該研究以最終結果作為成功與否的標準有關。

4. 晤談刺激性

來談者在諮商後知覺的「晤談刺激性」提高時，通常諮商師的控制行為（特別是『保護引導』）與來談者「信任依賴」的出現率較高（CoE-Clf、CoB-Clb、CoA-Clc、CoA-Cle）。當「晤談刺激性」降低時，大致上諮商師的非友善控制行為（『監督控制』或『歸咎責備』）、以及來談者非友善回應的頻率都有提升（CoB-Clb、CoC-Clc、CoD-Clg）。

因此，來談者知覺之「晤談刺激性」提高，有可能與諮商師有較高頻率的控制行為（特別是『保護引導』）、且得到來談者較高頻率的「信任依賴」有關；而降低時，則可能與來談者對於諮商師的控制行為（特別是非友善的部分）有較常不能信任依賴的情形有關聯。不過，由於「晤談刺激性」分量表的效度不佳，因此這部份之結果有其限制。

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 諮商師與來談者在諮商歷程中之互動組型

以「對立」互動的發生頻率與連續情形來標示不同互動組型之差異，本研究發現：在三次諮商中，當諮商師介入時，與來談者的回應之間共出現三種互動組型—以「互補」為主、有時「互補」有時「對立」、經常連續「對立」。

(二) 互動組型與來談者晤談感受之關聯

諮商師與來談者之互動組型以「互補」為主者，在第一次時來談者知覺的「晤談流暢性」為各指標中最為突出者，而「晤談刺激性」則偏低，但之後各項則都有提升；經常連續「對立」者，來談者大都知覺到最高的或是提高最為明顯的「晤談深度」；屬於有時「互補」有時「對立」之互動組型者，其來談者晤談感受各

項指標的提高或降低則都緩慢、或者幅度並不特別明顯。此外，歷程中的人際行為可能與「晤談深度」、「晤談積極性」、「晤談刺激性」有關，但與「晤談流暢性」較無明顯關聯。其中，當諮商師有較高比例的控制行為（特別是『保護引導』）、且得到來談者較高的「信任依賴」時，來談者知覺的「晤談深度」、「晤談積極性」、「晤談刺激性」都可能提高，而當來談者的自主表達較常得到諮商師的「肯定了解」時，「晤談積極性」也可能提高；但若來談者對於諮商師的控制行為（特別為非友善者），較少表現出「信任依賴」、或是以非友善行為做回應的比例提高，此三項指標則有可能降低。

二、研究限制

(一)本研究的對象都是自願參與者，有其本身條件之限制，且所蒐集的樣本有限，因此研究發現的推論上有其限制。

(二)有關 SASB 的分析強調其跨學派的功能，因而本研究並未先就諮商師的理論取向先加以了解或控制，並無法結合學派取向作討論。

(三) SASB 模式為針對兩人互動的一般人際情境所建構並驗證，因而人際行為的類別名稱雖適用於所有人際情境，但與諮商領域的專業用語並不相同，因此在描述與詮釋時，部分行為並無法單純從其類別之字面意義而加以理解，亦無法直接從類別名稱而連結到相關諮商技術。此外，各項人際行為類別都是用以涵蓋在平面上該類別範圍中的所有行為，並無法呈現屬於同一類別之行為間的強弱差異。例如：在諮商情境中「敵對攻擊」的強度明顯比一般人際情境中者較弱，但單以類別名稱難說明其內涵，必須配合兩軸之意義才能加以了解。為避免誤解，在呈現分析資料時，研究者將明顯較弱的敵對行為特別加註。

(四)本研究採用單次晤談層次的 (session-level) 結果變項，因而人際行為及互動組型亦需以單次晤談的單位來作對照，可發現人際行為的出現頻率、及互動組型在各次諮商間的變化情形與來談者的晤談感受之間有關聯，但仍無法得知各類人際行為在發生當時所產生之立即結果。因此，並無法根據研究結果而直接推論某些人際行為或互動組型之必然優劣。

三、建議

(一)關於使用「諮商師與來談者之人際行為分類系統」之建議

1.使用本系統進行分析，務必事前熟悉本系統之各部分—各類人際行為的空

間關係以及名稱與定義、互動類型的名稱與定義、歸類步驟、常見問句與答句的歸類原則，才能助於了解歸類時的考量。

2. 解釋本系統之分析結果，必須注意：

- (1) 由於歸類時以兩軸作為判斷的標準，而人際行為的類別名稱僅為涵蓋該類行為的代表，因此，在解釋歸類結果時，亦必須結合該類別的所意涵的「情感」（敵對-友善）與「自主」（糾葛-分化）向度來說明，避免單獨以類別名稱作字面意義的直接解釋。
- (2) 由於每一單元在歸類時必須放在脈絡中來作判斷，因此每一單元的歸類結果亦不能脫離前後文之脈絡來單獨加以解讀。

(二) 對於諮商實務工作者的建議

1. 由於不同互動組型與特定人際行為予來談者知覺到不同之晤談感受，因此諮商師對於自己與來談者之人際行為特徵應予以敏銳覺察，並能因應需要而作彈性之變化。在諮商初期若欲使來談者知覺到較佳的關係，可盡量維持以「互補」為主之互動組型，但若為使諮商能更深入，諮商師也需對「對立」有所堅持，不過必須注意：非友善的控制行為（「歸咎責備」與「監督控制」）的使用頻率不宜提高太多。
2. 此分類系統用於督導歷程中，可協助諮商師了解其是否有經常出現之特徵，再深入探索其背後的認知與情緒，能協助諮商師有更敏銳之覺察。

(三) 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1. 本研究雖發現個別諮商歷程中互動組型與來談者晤談感受之間有關聯，但各組間仍有部分不一致之處，例如：經常連續「對立」者之來談者晤談感受中，有一組的特徵與其他同組型者並不相同，可能有其他重要影響因素。未來研究除了可盡量控制較多因素外，在諮商後進行來談者的人際歷程回憶之訪談，應能蒐集更多訊息，而能進一步確認可能的原因。
2. 雖然有關 SASB 的分析強調其跨學派的功能，但從分析過程中發現諮商師不同取向的介入方式應能影響其表現之人際行為特徵，未來研究可對此加以控制，或是考慮針對特定取向的諮商進行研究，應更能與實務工作者強調學派取向的現況進一步結合作討論。
3. 從研究結果大致可發現諮商師與來談者之友善互動可能使來談者有正向感受，但諮商師的非友善行為卻不一定會引起負向感受，其中結果的發生

歷程仍有賴採更微觀層次的結果變項來加以了解。例如體驗量表（the Experiencing Scale；EXP，Klein, Mathieu-Coughlan, & Kiesler, 1986）可分析每次對話的體驗層次，正可與歷程中的每個人際行為直接作連結，而更進一步了解各類人際行為發生當時的立即結果、以及結果發生的歷程。

- 4.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雖然肯定 SASB 的功能及其架構的嚴謹性，但是由於其類別名稱無法與諮商專業用語相結合，使得部分行為難以從其字面意義加以理解，而可能限制其在諮商領域上的應用與推廣。未來研究可考慮更動類別名稱，使其更適合於諮商情境，然而如此則必須重新在諮商情境中考驗各類別的空間關係。倘若修訂後各類別的空間順序仍能符合圓形複合結構，則既能維持原有功能，並可增加在諮商情境中的實用性與參考價值。

針對本文之任何回應、回饋或意見，請直接聯繫：翁令珍，高雄市三民區教仁路 10 號 9F，07-3875220，evaweng1971@yahoo.com.tw。

收件日期：90 年 12 月 26 日

通過日期：91 年 4 月 22 日



參考文獻

- 李錦虹 (民 86)。案主意圖與互補因素對治療關係形成的影響。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翁令珍 (民 90)。個別諮商歷程中人際行為之分析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輔導研究所碩士論文。
- 翁令珍、廖鳳池 (民 90)。社會行為結構分析法在個別諮商歷程研究上的應用。**輔導文粹**, 6, 59-86。
- 陳慶福 (民 84)。諮商員與來談者在諮商過程中的同盟、口語反應模式與晤談感受之研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研究所博士論文。
- 廖鳳池 (民 82)。諮商歷程研究的方法與課題。**輔導季刊**, 29 (3), 14-21。
- 廖鳳池 (民 83)。諮商員自我認知對諮商關係暨諮商行為影響之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研究所博士論文。
- 廖鳳池 (民 88)。諮商師人際基模對其在諮商歷程之情緒反應及人際行為影響之研究。國科會八十七年度研究計劃。未發表。
- 廖宏啓 (民 88)。大學生人際行為之測量及其相關變項之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輔導研究所碩士論文。
- Benjamin, L. S. (1974). Structural Analysis of Social Behavior. *Psychological Review*, 81(5), 392-425.
- Benjamin, L. S. (1984). Principles of prediction using Structural Analysis of Social Behavior. In R. A. Zucker, J. Aronoff, & A. I. Rubin (Eds.), *Personality and the prediction of behavior* (pp.121-173).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Benjamin, L. S. (1991). Brief SASB-directed reconstructive learning therapy. In P. C. Christoph, & J. P. Barber (Eds.), *Handbook of short-term dynamic psychotherapy*. New York: BasicBooks.
- Benjamin, L. S. (1996a). A clinician-friendly version of the interpersonal circumplex: Structural Analysis of Social Behavior (SASB).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66(2), 248-266.
- Benjamin, L. S. (1996b). An interpersonal theory of personality disorders. In J. F.

- Clarkin (Ed.), *Major theories of personality disorder* (pp.141-120).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Benjamin, L. S. (1996c). *Interperson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personality Disorders* (2nd ed).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Benjamin, L. S. (1996d).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section on Structural Analysis of Social behavior.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64*(6), 1203-1212.
- Benjamin, L. S. (2000a). SASB full model items. In *SASB coding software*. Salt Lake City: University of Utah.
- Benjamin, L. S. (2000b). Use of Structural Analysis of Social Behavior for interperson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in group therapy. In A. P. Beck, & C. M. Lewis (Eds.), *The process of group psychotherapy* (pp.381-412).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Benjamin, L. S., Foster, S. W., Roberto, L. G., & Estroff, S. E. (1986). Breaking the family code: analysis of videotapes of family interactions by Structural Analysis of Social Behavior (SASB). In L. S. Greengerg & W. M. Pinsof (Eds.), *The psychotherapeutic process: A research book* (pp. 391-438).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Benjamin, L. S., & Cushing, G. (2000). *Reference Manual for coding social interactions in terms of Structural Analysis of Social Behavior*. Salt Lake City : University of Utah.
- Elliott, R. (1985). Helpful and nonhelpful events in brief counseling interview: an empirical taxonomy.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32*(3), 307-322.
- Elliott, R. & Wexler, M. M. (1994). Measuring the impact of sessions in process—experiential therapy of depression: The Session Impacts Scale.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41*(2), 166-174.
- Fiedler, P. (1994). The exploration of change events and change episodes in psychotherapy: models, tools, and outcomes. In J. Siegfried (Ed.), *Therapeutic and everyday discourse as behavior change* (pp.141-165). New Jersey: Ablex.
- Greenberg, L. S. & Pinsof, W. M. (1986). Process research: current trends and future

- perspectives. In L. S. Greengerg & W. M. Pinsof (Eds.), *The psychotherapeutic process: A research book* (pp. 391-438).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Gurtman, M. B. (2001). Interpersonal complementarity: intergrating interpersonal measurement with interpersonal models.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48*(1), 97-110.
- Harrist, R. S., Quintana, S. M., Strupp, H. H., & Henry, W. P. (1994). Internalization of interpersonal process in time-limited dynamic psychotherapy. *Psychotherapy*, *31*(1), 49-57.
- Hartley, D. (1991). Assessing Interpersonal behavior patterns using Structural Analysis of Social Behavior (SASB). In M. J. Horowitz (Ed.), *Person Schemas and Maladaptive Interpersonal Patterns* (pp.221-260). Chicago, IL, US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enry, W. P. (1997). Interpersonal case formulation: describing and explaining interpersonal patterns using the Structural Analysis of Social Behavior. In Eells, T. D. (Ed.), *Handbook of psychotherapy case formulation*.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Henry, W. P., Schacht, T. E., & Strupp, H. H. (1986). Structural Analysis of Social Behavior: application to a study of interpersonal process in differential psychotherapeutic outcome.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4*(1), 27-31.
- Henry, W. P., Schacht, T. E., & Strupp, H. H. (1990). Patient and therapist introject, interpersonal process, and differential psychotherapy outcome.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8*(6), 768-774.
- Hilliard, R. B., Henry, W. P., & Strupp, H. H. (2000). An interpersonal model of psychotherapy: linking patient and therapist developmental history, therapeutic process, and types of outcome.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68*(1), 125-133.
- Humphrey, L. L.(1989) Observed family Interactions among subtypes of eating disorders using Structural Analysis of Social Behavior.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7*(2), 206-214.

- Humphrey, L. L., Apple, R. F. & Kirschenbaum, D. S. (1986). Differentiating bulimic-anorexic from normal families using interpersonal and behavioral observational system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4*(2), 190-195.
- Klein, M. H., Mathieu-Coughlan, P. & Kiesler, D. J. (1986). The Experiencing Scales. In L. S. Greengerg & W. M. Pinsof (Eds.), *The psychotherapeutic process: A research book* (pp. 391-438).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Kiesler, D. J. (1996). *Contemporary interpersonal theory and research: Personality, Psychopathology, and Psychotherapy*. New York: Wiley.
- Lorr, M. & Strack, S. (1999). A study of Benjamin's eight-facet Structural Analysis of Social Behavior (SASB).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55*(2), 207-215.
- O'Malley, S. S., Suh, C. S., & Strupp, H. H. (1983). The Vanderbilt Psychotherapy Process Scale: a report on the scale development and a process-outcome stud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1*. 581-586.
- Pincus, A. L., & Ruiz, M. A. (1997). Parental Representations and dimensions of personality: empirical relations and assessment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68*(2), 436-454.
- Pincus, A. L., News, S. L., Dickinson, K. A., & Ruiz, M. A. (1998). A comparison of three indexes to assess the dimensions of Structural Analysis of Social Behavi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70*(1), 145-170.
- Pincus, A. L., Gurtman, M. B., & Ruiz, M. A. (1998). Structural Analysis of Social Behavior (SASB): circumplex analysis and structural relations with the interpersonal circle and the five-factor model of persona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4*(6), 1629-1645.
- Stiles, W. B. (1980). Measurement of the impact of psychotherapy session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48*(2), 176-185.
- Stiles, W. B. & Snow, J. S. (1984). Counseling session impact as viewed by novice counselors and their clients.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31*(1), 3-12.
- Strack, S. (1996).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series-interpersonal theory and the interpersonal circumplex: Timothy Leary's Legac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

essment, **66**(2), 213-216.

Svartberg, M. & Stiles, T. C. (1992). Predicting patient change from therapist competence and patient-therapist complementarity in short-term anxiety-provoking psychotherapy: a pilot study.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60**(2), 304-307.



A Study of Relation between the Interactional Patterns in Individual Counseling Process and Client-perceived Session Impacts

Ling-chen Weng

Mei H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Feng-tsu Liao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were mainly to intensively analyze the interpersonal behaviors in individual counseling process , to find the particular interactional patterns during counselors' interventions, and also to find out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interactional patterns and the client-perceived session impacts. There were seven volunteer clients paired with five counselors , and the first three sessions were analyzed and evaluated. The cluster version of Structural Analysis of Social Behaviors(SASB) was adopted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intensive analysis, and The Session Evaluation Questionnaire (SEQ)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outcomes.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were as follow : First, among all the dyads, interaction of "complementarity" was the most common during the sessions. Second , the frequency of "antithesis" and whether it remained or not made every dyad's interactional style distinguishable, and three kinds of interactional patterns were found. Third, among the three kinds of patterns, client-perceived "smoothness" was elevated with the pattern of most "complementarity", while client-percieved "depth" was elevated with the pattern of most "antithesis". Fourth, some types of interpersonal behaviors were connected with client-perceived "depth", "positivity", and "arousal". Based on the findings, some suggestions were made.

Keywords: counseling process, interpersonal behaviors, interactional patterns, session impacts, Structural Analysis of Social Behavior

A Study of
Factors in
Class

